

史漢箋論卷三

秦安楊于果碩亭氏著

孫敦基樸山

曾孫繼會復齋編輯



史記

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三歲每少一歲也

按春秋書月皆爲周正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史記安

得以今年九月遂稱明年哉又襄公二十二年歲在
庚戌至哀十六年壬戌凡七十三歲何謂每少一歲
耶通鑑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
年亦以史記爲允蓋史遷或別有據不得以公羊所
書疑史記也卽以公羊言之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攷春秋此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庚子
十月二十一日也十一月安得有庚子哉則公羊之
不足據明矣今依史記以孔子爲二十二年生此年
十一月亦無庚子庚子十月二十七也穀梁曰十月
庚子孔子生是也
定公九年陽虎奔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按前云孔子年十五而昭公奔齊孔子年四十二而
昭公卒於乾侯後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則
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言五十者誤也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
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
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果豈然矣固知此其懸不特
也按孔子若襄公二十一年生年七十四故宋濂依公
穀以爲孔子七十四歲二十二年生正七十三歲索
隱誤也

陳涉世家

陳涉世家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
宜多應者

孚遠曰勝廣自以戍卒望輕故假名以動眾也然扶蘇
項燕時地俱懸安得共事不過以愚小民耳

按孚遠謂假名以動眾是誠然矣謂時地俱懸不得
共事非也項燕以始皇二十四年死至二世元年才
十五年耳且或以為項燕亡矣亡十五年何地不可
至謂不得與扶蘇共事迂矣

葛嬰立襄彊

按表作陳嬰誤

外戚世家

外戚世家薄姬輸織室豹已死魏王入織室

按魏王當作漢王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世家十一年陳豨反代高祖自將至邯鄲使使拜
丞相何為相國

按表云元年為丞相九年為相國誤也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彊忍下取履

陵約言曰彊忍下取履正模寫妙處漢書削之可以觀
班馬優劣

按漢書所削者父曰履我數語彊忍一語未嘗削也

劉敬說高祖都關中在封齒後

按本紀及功臣表高祖五年都關中六年封功臣劉敬一段當在前傳殆以上在雒陽南宮而誤也不知此高祖遊楚得信而再至雒陽南宮也非後乃都關中也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世家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後人稱儀狀美者輒言冠玉非其旨矣段柯古猶誤何論他人

太后乃以平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

是時惠帝初立太后安得稱孝惠哉此與張耳列傳張敖與貫高竝稱高祖均為太史公之誤當依漢書作帝為是又齊田完世家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或田常在時已稱成子未可知不得為誤平曾孫陳何景帝五年嗣侯至武帝元光五年國除凡二十三年世家云三十三年者傳寫之訛耳又然其後曾孫陳掌句然字難解漢書刪去為是絳侯世家

周勃世家下甄城

按漢書作蘄城

又擊盜巴破之盜巴作益已字相似未知孰是斬豨得豨丞相程縱

按豨傳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邨勃未嘗斬豨此傳誤漢書作斬豨丞相程縱為是

人主各以時行耳

按漢書作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

周勃逮繫以善薄昭之故薄太后為之語而免亞夫

破吳楚以不救梁王之故為竇太后所短不獲其死

禍福之來固有其端太史公於絳侯世家兩言獄吏

之傾邪蓋傷之也

梁孝王世家

立太史公書解梁王世家此與題耳

梁孝王世家六月中病熱六日卒

按六月當依本紀作四月為是說見漢書

平王襄淮陽太守

按淮陽當作睢陽

五宗世家

五宗世家河間共王卒子剛王基代立

按剛王基年表作剛王堪

長沙王發立二十七年卒

當依漢書作二十八年為是

子康王庸

按漢書作戴王庸

廣川惠王幸臣桑距

按漢書作乘距又索隱註中尉秦彭祖漢書作蔡彭祖

常山王

按景帝立十三王獨言膠東常山者二王太后妹王夫人所生也王夫人生四男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前死惟膠東常山與上最親故也

泗水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

按表十字衍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御史臣光守尚書令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

按文當是尚書令缺故以御史光守尚書令耳如鄭當時傳所云頃之守內史漢書哀帝紀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是也

康叔後扞祿父之難

攷康叔封國在武庚既誅以後蓋當時奏事者附會之詞非實事也

伯夷列傳

太史公作伯夷列傳楊升菴謂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似矣而非其實馬遷作史記一切以孔子為法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本紀首黃帝者取孔

子答宰我所問五帝德也孔子言五帝有二一見於家語一見於大戴禮家語所載五德終始之運且其世荒渺而難紀故取黃帝以來以爲本紀書首所謂不離古文者近是紀首黃帝則世家列傳皆當托始於五帝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以上至太史公曰俱三代世表序文世家之首泰伯亦其慎也法孔子也豈徒以騶薛小國不足齒列而弗論哉世家者叙其代次別其謚號紀其年數非有徵不可以傳信至於

列傳又不然一言一行苟有可採皆得拮拾成篇若以其讓則許由卞隨務光之輕天下未必後於伯夷也如以爲有徵則首陽之薇與箕山之冢均非妄也如以爲可信則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固不宜輕以予人而軼詩所傳亦可異焉列傳何以首伯夷耶太史公曰豈惟許由務光哉凡巖穴之士閭巷之人趨舍有時砥行立名者皆宜列傳矣顧吾之作史記法孔子也伯夷者孔子之所謂賢人也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先乎伯夷者則有吳之泰伯殷之三仁焉泰伯之君吳在殷商之末以冠世家宜矣許由務光之倫吾不敢謂無其人亦非必謂無其事孔子之所不

道吾傳之所不及也然則老彭何以不傳或曰老彭者卽老聃也歸震川謂太史公敘來歷必宗孔子孔子者六經之宗也而班氏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安矣洵知言哉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列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是本句用韻之法化居爲切三畧變動無常因敵變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及楚詞天問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與此同叶
太史公作老莊申韓列傳於莊子則曰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歸於老子之言於申子則曰本於黃老而

主刑名於韓子則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贊曰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真爲千古卓識司馬貞乃謂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下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竝列何所見之陋也
司馬穰苴列傳

蘇東坡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甚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湣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

按景公用穰苴在晏嬰殺三士後事見晏子春秋又

班固人物表司馬穰苴在伍奢前為春秋時人本無
事迹或別為一人若以同名為疑春秋魯成之世一
時有兩嬰齊古人不以為嫌何嫌於穰苴耶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

索隱曰重射好射也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
金是也註非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註與董說俱煩而
不明

按董說是也

魏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於齊

索隱曰王邵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蚡敗梁馬陵計相去無

十三歲也

按此註則傳云十五年者係坊刻之訛當云十三年
攷世家及年表桂陵之役在惠王十八年馬陵之敗
在三十年相去正十三年紀年所書多與史記不同
索隱於世家年表不言其誤獨於此下據紀年謂不
足十三年非註書體例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列傳吳王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
以歸

按艾陵之戰在魯哀十一年滅字恐誤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義門讀書記閻云三十下當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

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按王肅註論語顏路請子車章顏淵伯魚年數糾紛

不清得此說可以眩惑

商瞿傳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

正義曰光乘字羽

攷上下文稱名例當是姓光名羽字子乘耳漢書作

東武孫虞子乘雖姓名所傳漢書言瞿授橋疵子庸

蘇秦列傳

蘇秦傳墨陽合膊膊測議音附攷國策合膊本作合伯註作合膊伯膊聲相近疑當作膊

蘇秦說楚威王曰北有陘塞郟陽

索隱曰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

地記北境竝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是新

陽聲相近字變耳新陽在汝南應邵曰在新水之陽徐

氏云郟陽當作順陽蓋疎

按索隱此註非有確據攷漢書地理志漢中有旬陽旬郟同音如季氏私邑本州西通武關而無郟關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又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而無郟關蓋郟當為郟與水上有關在全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或亦作郟與鄭相也據此則郟陽即洵陽也其字時漢中南境向屬楚故曰楚北境也

蘇秦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是歲燕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李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十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疎

按所謂秦兵不出關十五年者張儀說楚懷王語也張儀破從在蘇秦既死以後故云十五年也蘇秦以燕文侯二十八年初合從文侯在位二十九年明年為燕易王元年齊魏共伐趙其實相去止三年耳傳言伐趙在十五年後自是太史公疎處又年表易王

元年即韓宣惠王元年如此處所云是宣惠王元年從約已解而前云蘇秦說韓宣惠王始合從尤為紕繆考國策蘇秦合從在韓昭侯之時當以國策為是為其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饑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饑死同患也

按索隱此註不如暫字之義長但愈字無有作暫解者攷國策愈充腹作偷充腹甚為明晰愈字或偷字之訛

蘇代謂燕昭王曰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索隱曰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索隱此註甚紆曲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

攷國策註正義云卷絕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塞女自韓地魏以為蔽不必定魏地也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較為明晰太原

張儀列傳

張儀傳蘇秦見張儀因而數讓之

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

按數當讀上聲謂數其失而讓之也如索隱之說數當音朔刺客傳襄子乃數豫讓曰作何解乎

秦惠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

按今史記年表無此文又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三十當作四十

楚懷王囚張儀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

攷年表秦惠王後元十四年為燕昭王元年蘇秦於索隱燕會之初為齊人所殺至此幾十年云此時始聞秦死不合情事太史公本戰國策作蘇張列傳國策無

年月可考故錯誤處特多

樗里甘茂列傳

樗里疾傳索隱註滑稽字義全用崔浩語中加俳優
之人四字拘泥難通

秦惠王八年使樗里疾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
按史記年表惠王十一年歸魏焦曲沃惠王後元十
一年為魏哀王五年魏年表書秦拔我曲沃歸其人
與世家同是樗里子取曲沃當在惠王之後十一年
傳言八年誤也索隱引年表不言後十一年亦疎

甘茂傳王迎甘茂於息壤

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鮎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
此也

按山海經所云息壤在荊州以地度之非此息壤也
穰侯列傳

穰侯傳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為將攻韓魏敗之伊闕
明年冉謝病免相以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
冉於穰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地四百里
攷年表昭王十四年書白起擊伊闕十五年書魏冉
免相與本傳同冉復相受封當在十六年表於十七
年書魏入河東四百里與魏世家合傳言封後四歲
者誤也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列傳起攻絕上黨其守馮亭欲以上黨歸趙趙孝成

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

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一

按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惠文之母弟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人願以上黨入之趙王大喜名平陽君豹而告之起傳所謂平陽君者即趙豹也止此足見索隱之疎

史漢箋論卷四

秦安楊于果碩亭氏著

孫敦基樸山

收藏

曾孫繼會復齋

輯編

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中間雜序諸人而獨以孟荀命篇者

蓋孟子七篇

漢書云十一篇

荀子三十二篇通號諸子諸子

之中莫賢於二子然二子卒不見用於時而談天雕龍多較之屬各以其術取榮名所為嘆異也荀子之書以性為惡以堯舜為偽其學本不醇粹太史公於

史漢集論 卷四
篇首先作孟子贊語至稱荀子以爲推儒墨道德之
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可謂知言可謂知人矣後
之論者或謂孟荀不可以同傳真拘儒之見也天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
索隱曰濫卽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也

按鄒子之書今不可見以意度之謂其書要其歸亦
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但立言之始
如赤縣瀛海之類未免泛濫耳以濫觴爲濫不獨漢
人無此文義卽如索隱之說訓濫爲初始也初耳豈

成文理哉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傳平原君以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竝云十四年平原君卒與此
不同

按趙世家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死索隱註曰年表
在十五年此復言年表及世家竝云十四年何也

虞卿傳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

徐孚遠曰敘事中復用斷結疑亦雜引成文刪截未淨
按遂圍邯鄲二句國策無此文此太史公所增正其
用意處虞卿爲趙畫策作三層講一則長平之戰趙

不聽虞卿之言卒爲天下所笑一則邯鄲解圍勸趙毋與秦地與齊謀秦用其策而秦使在趙樓緩亾去一則與魏約從利害甚明不復更作斷結故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字遠之說似未確

信陵君列傳

信陵君傳是時范雎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亾卯

按華陽之戰秦本紀在昭王三十三年六國年表在三十四年是時魏冉相秦史記取戰國策於魏冉傳中言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亾卯入北宅圍大梁據此則走亾卯圍大梁者穰侯魏冉也范雎以昭王

三十六年始入秦後拜客卿四十一年伐魏拔刑邨封爲應侯相秦亦無圍大梁走亾卯事此傳恐誤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傳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

按國策無十五年字爲是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藺相如傳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伐齊取晉陽索隱曰陽晉魏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

按陽晉括地志以為在曹州乘氏縣境去趙亦遠攷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正義引括地志曰昔陽故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又六國表惠文王十五年書取齊昔陽據此則此傳晉陽自然當作昔陽晉字乃昔字傳寫之訛而司馬之說何其謬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傳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東晉書載攷國策所載此即樂毅伐齊田單殺騎劫時事按六國年表田單以齊襄王五年殺騎劫是時為秦昭王二十八年其後二十三年昭王五十年乃圍邯鄲而

此傳云攻聊城在圍邯鄲後二十餘年殊不可解索隱引徐廣云年表以田單之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與表不合俟再攷又書中所述栗腹事表在燕王喜四年時為王建十四年在殺騎劫後二十八年書中何由說及此皆國策原文太史未經攷核故與年表不合今亦無從訂正

鄒陽獄中上書太史公稱其抗直不撓固也其云桀之狗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不免游士氣習其後孝王僭天子刺袁絲未必非此語啟之也故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刺客列傳

何義門曰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無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乎

按柯之盟公羊春秋言之甚悉其所謂曹子者卽曹沫也不得謂春秋無此風魯無此事也公羊經生謂其說難信可也謂戰國好事者爲之不可也公羊傳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史記曰今魯城壞卽壓齊境較公羊語言更妙

史記事無重出惟專諸事備載吳世家中

專諸傳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

按史記云七十餘年者據襄子持衣與豫讓讓拔劍

擊之之時而言也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以至形狀不可知必非一年之事故曰七十餘年也又索隱引戰國策云豫讓擊衣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此今國策無此文

豫讓傳讓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故獨爲智伯報仇讓自言之矣又云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此讓所爲不復仇於韓魏而思逞心於襄子也曰其最怨智伯與趙襄子聶政傳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懸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韓購懸按此下國策卽云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

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嫫雖心知為政豈有不明所以為政之故而遽起入韓哉史記曰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不惟情事周匝文亦特覺精彩此史記最勝國策處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
孚遠曰政刺韓相恐人多口語泄欲為仲子隱也如為其姊當從坐則變姓名匿之易耳
按政謝車騎人徒是欲為嚴仲子隱也政死而口滅

人知聶政刺俠累誰復知主者之為仲子耶何故皮面決眼哉其重自刑以絕從本為姊也史記傳刺客五人曹沫劫盟而未嘗行弑故得無死烏有刺人之君相而能全其軀者孚遠謂變姓名匿之易耳何其迂也

太史公叙荆軻刺秦王事與國策同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此可知馬遷作史記戰國人諸傳別有傳聞不獨據長短策也

刺客列傳太史公獨取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立言極為灑括而得宜

太史公作刺客列傳極稱聶政之烈年表書盜殺韓相俠
累得春秋謹嚴之法取其立意薄然不燬其志立言
李斯列傳

李斯傳隋蹙之勢異也

按蹙韓非子本作夷具味其毒氣余戲之曰此可賦
李斯蒙恬皆以趙高之讒冤抑而死太史公贊中備
責二子以不能匡君之非而不言趙高之讒彼趙高
者無足責耳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傳乃宦魏為外黃令

按是時六國未滅故耳仕魏為外黃令漢書刪去魏字

陳餘傳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按此語最有味漢書刪去後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
諾使泄公具告之一段漢書刪定處俱不如史記

高后封張敖子壽為樂昌侯

年表壽作受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傳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救魏

按月表及田儋傳均言儋自將兵救魏與此不同

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

王

按月表豹以二世二年九月立為魏王三年十二月

豹救趙至邯降時豹已立十二月矣傳誤年十二月
黥布列傳

英布為楚將戰輒冠軍非獨布之勇蓋以所將皆驪
山刑徒習勞耐戰故也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

按田榮畔楚在漢元年又下云漢之敗楚彭城後隨
何說辭及何自道其功等語悉與事實不合漢書註

劉邠駁正甚明

田汝成曰令尹知布之必反者謂其有近憂薛公料布
出下策者謂其無遠慮

按楚令尹薛公本一人田說似以為兩人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傳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

按本紀十年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九月上自東
往擊之此及盧縮傳竝云十一年陳豨反者誤也

韓王信盧縮列傳

陳豨傳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

按七年當作十年乃坊刻之訛

田儋傳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數語表燕二年二月

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徐孚遠曰田假復立史失載之疑項王立之以繫齊人心也故為田橫所敗復走歸楚按徐廣所據秦楚之際月表也月表漢二年二月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為齊王三月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走楚楚殺假傳特不載不得謂史失其事以意度刺錄之而知其然也

樊鄴列傳

樊噲傳軍所將卒斬韓信

按韓王信傳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兩處不同

鄴商傳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徐孚遠曰再言爵信成君衍文也

按漢書註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

夏侯嬰傳彭城之敗高祖欲弃孝惠魯元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擁樹乃馳

應邵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按是時為漢二年距惠帝之崩凡十八年魯元公主女為孝惠帝后計此時魯元年已長矣而滕公面擁樹馳高祖所怒而欲殺也當以蘇說為允漢書顏師古註尤為紆曲難通

灌嬰傳韓信破龍且軍嬰身生得亞將周蘭後降彭城復得亞將周蘭

按漢書復得亞將下無周蘭字

張丞相列傳

周昌傳漢王四年

按漢書作三年為是

張丞相傳子康代侯

據表蒼子名奉諡曰康此當云子康侯奉代侯

太史公作張丞相列傳中間雜序周苛周昌趙堯任敖諸傳而篇法却自整暇此體各史所無後人不能效亦不敢效也

酈生陸賈列傳

酈食其傳食其為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故後云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按漢書縣中皆謂之狂生句作自謂之狂生於後文生自謂我非狂句頗不合不如史記之易直

陸賈傳數見不鮮無从濶公為也

按漢書作數擊鮮毋从濶女為也義亦別

平原君朱建傳黥布欲反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索隱曰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乎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

當依傳說梁文侯導布反耳
攷漢書臣瓚注本無不字不字或索隱之誤或坊刻所加
非瓚說與本文相反也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貨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
喪陸生往見辟陽侯云云

蓋陸生素與平原君善以貧故迺說辟陽而使稅以
百金也陸賈之往見辟陽為平原非為辟陽也陸生

令平原君發喪句手眼特清決不可少漢書刪去反
似賈為辟陽謀者賈以呂后用事病免家居肯為辟陽謀哉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酈生陸賈列傳

酈食其傳食其為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
之狂生故後云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按漢書縣中皆謂之狂生句作自謂之狂生於後文
生自謂我非狂句頗不合不如史記之易直

陸賈傳數見不鮮無久溷公為也

按漢書作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義亦別

平原君朱建傳黥布欲反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
侯遂反

索隱曰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
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乎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

當依傳說梁文侯導布反耳
攷漢書臣瓚注本無不字不字或索隱之誤或坊刻所加
非瓚說與本文相反也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貨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
喪陸生往見辟陽侯云云

蓋陸生素與平原君善以貧故迺說辟陽而使視以
百金也陸賈之往見辟陽為平原非為辟陽也陸生
令平原君發喪句手眼特清決不可少漢書刪去反
似賈為辟陽謀者賈以呂后用事病免家居肯為辟陽謀哉

季布樂布列傳

季布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按此等語古人皆用韻漢書無斤字一字為是
爰益晁錯列傳

晁錯傳學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按先當依漢書作生

張釋之馮唐列傳

馮唐傳七年景帝立

按傳言是時匈奴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此文帝十
四年事七年當依漢書作十年為是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傳石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
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史漢集評 卷四
非前圖
孚遠曰石丞相在時田少卿已按治河東守石氏之衰
久矣

按田少卿刺舉三河時杜周已爲御史大夫攷史記
將相年表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初二年正月戊寅
丞相石慶薨至天漢三年二月杜周始以執金吾爲
御史大夫去石慶之薨已六年時公孫賀爲丞相且
田少卿以丞相長史刺三河補傳云杜大夫及石氏
使人謝少卿言石氏而不言丞相明慶已薨也何謂
石丞相在時少卿案治河東守而石氏之衰久乎孚
遠殆誤矣

直不疑傳孫望坐酎金失侯

攷年表及漢書年表望皆作堅

扁鵲倉公列傳

倉公傳相卽名舍人奴而謂之

按奴字衍

吳王濞列傳

吳王劉濞傳鼂錯爲太子家令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孚遠曰太子旣殺吳太子與吳有隙故錯頌言吳過所
以媚太子也

按漢諸侯王太彊宜削賈誼已發其端錯言吳過所
以尊天子安劉氏也豈以媚太子哉

田祿伯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

按漢書趙涉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黽阨陘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於是亞夫從武關出若使祿伯之計行輕兵銳卒猝遇於商洛之間亞夫亦殆矣適劉濞不用其策謂非天幸與

魏其武安列傳

魏其傳孝景三年吳楚反竇嬰將兵守滎陽七國兵已盡

破封嬰爲魏其侯

按魏其屬琅邪高祖六年封周定漢書作周止爲魏其侯是爲莊侯高侯五年子間嗣漢書作簡景帝三年間謀反國除故以之封竇嬰也

屏居田南山之下

按漢書作屏居藍田南山下

武安侯蚡傳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

按南鄉漢書作北鄉

灌夫傳孝景時至代相

按灌夫以吳楚反時始顯名其爲中郎將已在孝景時此復言孝景時至代相於文爲贅漢書作由是復

為代相較協

夫以服請宜往

按註俱與本文不相應宜往疑當如漢書作不宜為是

韓長孺列傳

韓安國傳史記標目曰韓長孺傳傳中不言安國字長孺畢竟太史公疎處不得謂目稱長孺傳言安國自然明瞭無須申說也

蒙獄吏田甲屬安國

按漢書作辱安國為是

閩越東越相攻

按東越當作南越說見漢書

史漢箋論卷四終

史漢箋論卷五

秦安楊于果碩亭氏著

孫敦基樸山

收藏

曾孫繼曾復齋編輯

史記

李將軍列傳

李廣傳而其士卒佚樂咸樂謂之死

按謂當作爲

去聲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回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按文所云曲折謂軍事之曲折猶所云原委也大將軍上書天子欲言廣所以失道之狀而不得其曲折故遣長史問廣也正義註未分明其夫歟青始上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傳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

索隱曰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姓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爲母皆未明也

按顏師古註漢書以爲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索隱此註蓋疑顏師古爲未確然漢書本文云季與主家僮衛媼通未嘗言侯妾也故顏師古云爾若果侯妾不

惟不當更有夫姓豈有私通縣吏生子女數人而漫無拘忌乎似當以漢書所述爲允

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出上谷

攷漢書武帝紀及衛青傳當云元光六年

畜數千百萬漢書作數十百萬

按數十百萬猶項羽傳所云數十百人也千字當依漢書作十

霍去病出隴西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

按漢書作殺折蘭王斬盧胡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史記誅全甲句頗難解據漢書史記似有脫誤

贊其為將如此

漢書無其字

按文其字不應刪

按史記李廣傳後次之以匈奴列傳匈奴傳後次之以衛青列傳傳李廣重嘆其有將畧而不侯傳衛青則曰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驃騎將軍霍去病其校吏侯者凡六人於公孫賀一則曰出定襄無功再則曰出五原無功三則曰七為將軍無大功於李息則曰軍馬邑出代出朔方皆無功於公孫敖則曰出代亡卒七千人從大將再出定襄無功出北地後期至余吾亡士卒多於蘇建則曰亡翁侯失軍趙信則戰敗而降匈奴趙食其則出定襄而迷失道郭

昌荀彘後皆為將無功餘自路博德趙破奴而外皆碌碌無可紀者末引蘇建語謂大將軍不能選擇賢者以結之蓋深惜李廣也故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又曰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比事屬詞而義自見其旨微矣班氏以李廣蘇建同傳既已變其體制而衛青傳贊尚仍史記之舊非太史公之旨也

平津侯列傳

平津侯傳子度嗣為平津侯

度年表作慶

攷漢書列傳及表皆作度當是史記年表傳寫之譌

主父偃傳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漢書尉佗字下無

按後文云秦乃使佗將卒以戍越則此將樓船之士攻越者乃尉屠睢非尉佗也佗字衍

南越列傳

南越王尉佗傳越相呂嘉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註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按越妻自當如升菴所解至徐註本史記年表文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術陽侯以南越王兄越高

昌侯下書元鼎四年侯建德元年漢書年表亦書術

陽侯建德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三千戶攷史漢表例未有於侯功戶數格中稱名者且術陽既名建

德自不應復名越詳其語義當是南越王兄建德本越之高昌侯蓋南越久不通中國後雖去帝號其置

官封爵尚不屬於天子至元鼎四年武帝欲南粵內屬故以其高昌侯建德為術陽侯耳如北石侯吳陽

本東粵之衍侯表書以故東越衍侯斬餘善功侯開陵侯敖本東越之建成侯表書以故東粵建成侯斬

餘善侯是也徐廣註史註最為慎密不應有誤當是後人不解其義妄以封字倒置高昌侯上非徐註以

越為人名也升菴特疑之而未究其說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子虛賦蓮藕菰蘆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漢書作蓮藕觚蘆顏師古曰觚蘆扈魯也又蜚織垂髻郭璞云髻髻髻也漢書顏師古註曰髻謂燕尾之屬衣上假飾也

子虛賦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漢書作齊王悉發車騎文選從漢書而無齊字而無是公在焉漢書作亾是公存焉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漢書無齊字射麋腳麟漢書作格麟何與寡人漢書作孰與寡人文選句末有乎字芷若射干漢書無射干字諸蔗傅

且漢書作諸柘巴且葳蕤苞荔漢書作葳折薛莎青蘋漢書作薛莎其上則有赤猿蠃蝮漢書無赤猿蠃蝮四字兕象野犀窮奇猥誕正義曰漢書無上一句攷漢書并無窮奇句考要云不知漢書及文選脫誤抑亦後人所增縹乎忽忽漢書作眇眇忽忽獠於蕙圃郭璞云獠獵也音遼漢書註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嬰珊勃窣上金堤文選上字下有乎字怠而後發漢書無發字來况齊國文選作來况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以出田漢書無發字而字以出田作與僕者出田文選有發字無而字與僕者出田文選作與使者出田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文

選註郭璞曰以為高設以高字為句奢字連下讀漢書高作驕以奢字為句有而言之四句章君之惡害足下之信下漢書俱有也字文選末句有也字章君之惡而傷私義漢書無之字而字東有巨海漢書作東階鉅海何為無用應哉用漢書作以

上林賦齊亦未為得也漢書齊上有而字游獵之樂漢書作遊戲之樂蕩蕩兮漢書兮作乎泊乎渾流漢書作混流禹禹鱸鮑漢書作禹禹鮒鮒巖突洞房張揖云突音一弔反漢書作突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文選作窾善曰窾一弔切瑣編文鱗徐廣曰瑣音彬編音班漢書作玢豳文鱗蘇林曰玢音分垂綏漢

書作鼃采

華

樨樨漢書作華楓枰樨胥餘漢書作胥邪

累俛漢書作欝俛垂條

扶

於郭璞曰扶於猶扶疏也漢書

徑作扶疏雜選漢書作雜襲於是乎險絕梁漢書無於

是乎三字爛曼遠遷漢書作爛熳數千百處漢書作數

百千處嬉遊漢

書

娛游縱獠者獠漢書作獵隱天動地

隱漢書作殷被豳文漢書作被斑文浸潭漢書作侵淫

櫟蜚虞虞漢書作遽擇肉後發先中命處漢書兩句中

間俱有而字闇乎反鄉闇漢書作揜文選作睭鈞獠者

之所得獲獠漢書作獵靡曼美色於後文選無於後字

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

也娥媚姆嫋漢書作媮媚孱弱拙獨爾之褸袍拙漢書

作曳施漢書作祀文選作綫媯媯徼循漢書作便媯媯屬文選作便媯媯屑時休息於此漢書作時休息於此文選亦無以字於文以字似衍後世文選作後葉地可以墾辟漢書無以字更正朔漢書作革正朔驚乎仁義之塗漢書驚上有馳字喟然漢書作岬然而貪雉兔之獲漢書無而字僕百姓之被其尤也漢書無之字謹聞命矣漢書作受命其字畫小異而音義不殊者不盡簽子虛上林賦文選率本漢書亦有兼取史記者如射麋腳麟薛莎青蘋時休息於此悉依史記所錄而不從漢書難蜀父老文躬胝無胼漢書作躬儼駢胝無胼阻深闇昧作眇爽闇昧絕業作妙業

諫獵書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漢書禍作害無亦字

哀二世賦喻習漢書作鞞又窆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閔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乎哀哉漢書無此數句

大人賦垂絳幡之素蜺兮垂漢書作乘張揖曰乘用也含雷作黔雷北僑作伯僑壇以陸離作彥以陸離四荒作四海杭絕浮渚句無而字靈媯鼓瑟作靈媯鼓琴而刑雨師句無而字舒閔風而遙集兮舒作登矐然作曷然噍咀作咀噍媯侵濔作傑稜尋鴻涌作鴻溶滂沛作滂鼻馳游道作騁

封禪文自昊穹兮生民漢書無兮字維見可觀也漢書作

聞見文選作維風后稷創業於唐文選唐下有堯字當是昭明所增梁人尙聲偶以唐堯對下句西戎也湛恩濛涌漢書作湛恩施洪湮沒漢書作鬱沒導一莖六穗於庖導漢書文選皆作導按文導字爲是獲周餘珍收龜於岐裴駙引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漢書作獲周餘放龜於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如文穎之說漢書此句本無珍字不知裴駙所云漢書音義果何據也文選有珍字而註仍文穎似未當猶以爲薄文選薄上有德字浹洽漢書作液洽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漢書作將以慶成師古曰用慶告成之禮或謂且

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闇下有示字咸濟世而屈漢書世上有厥字不爲進越句漢書有也字以浸黎民也漢書無也字丕業漢書作卒業匪惟濡之濡之字漢書作徧我文選依漢書徧下又有之字於文漢書徧字當作徧文選之字似衍慕思漢書作慕之樂我君囿囿漢書作圃其儀可嘉嘉漢書作喜厥塗靡蹤蹤漢書作從帝以享祉以漢書作用熿漢書作煥兢翼翼也漢書無也字故曰興必慮衰漢書興上有於字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傳高祖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

蓋趙王所獻美人尚多惟厲王母得幸而有身也漢書云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似趙王獨以厲王母獻高祖者以後文觀之史遷之說為長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

按紀十一年秋七月英布反與此不同又表書十一年十二月庚午長立為淮南王亦與紀不相符此十月十二月當是漢初緣秦舊稱太史公作書未曾追改耳秦十月即七月十二月即九月如此說

方與本紀合

厲王乃馳走闕下肉祖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

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

按淮南王數辟陽侯罪不言其黨諸呂而直以呂后之罪當之蓋以辟陽得幸呂后故也若以弗爭殺趙王王諸呂為辟陽罪又何以為曲逆絳侯解哉辟陽固當誅然此事豈臣子所宜言

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徐孚遠曰棘蒲侯子不宜稱太子當時獄詞必有誤也按文帝二年詔曰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據此則列侯子皆稱太子何以棘蒲侯子不宜稱太子也

廷尉臣賀

考百官表文帝六年張釋之為廷尉表無賀與此不同

淮南王安傳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

按淮南王安以建元二年入朝時武帝年十八而武安侯便言上無太子宫車晏駕淮南當立直謾語以交歡安利其金財非實情也

衡山王賜傳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

徐孚遠曰此內史漢內史也治者治其獄也

按漢書顏師古註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尋

前後文義顏說甚允

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按從容當如漢書讀作縱與

縱子勇反與音勇

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

按元朔無七年元朔七年即元狩元年也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獲白麟應邵曰因改元曰元狩也故班固衡山王傳云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太史公武帝時人不應有誤或者是年雖以十月獲麟而治淮南獄時尙未改元故書元朔七年冬以存實也

循吏列傳

循吏列傳孫叔敖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今時入山採木者尙循此法

循吏傳後次以汲鄭列傳太史公殆以汲鄭當漢之
循吏也

儒林列傳

儒林列傳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按漢文仁讓太史公儒林傳序稱其本好刑名之言
人或疑之然其行事類多詘情任法此真刑名之意
也故知刑名者莫如孝文帝知孝文者亦莫如太史
公

申公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陳子龍
曰今尙有申公詩傳如索隱云或是後人所托耳

按漢書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後云
漢興申公爲詩訓故卽太史公所云爲訓以教也特
其書不名爲傳非申公未嘗解詩但以語言教授而
已又考隋書經籍志云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邨
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亾於西晉宋史藝文志亦
無申公詩傳然則臥子所見申公詩傳疑元明人僞
爲之也申公所作魯詩訓故不必如索隱所云也

酷吏列傳

張湯治獄深文太史公作張湯傳用意亦特深文

酷吏傳論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

按酷吏傳凡十一人此云十人未詳何義

太史公作酷吏列傳自趙禹而下凡八人其六人傳中每云天子以爲能減宣傳云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杜周傳云周爲御史使案邊失亾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不獨傳酷吏之慘刻正以刺武帝也合封禪平準書觀之後人所以目爲謗書也

大宛列傳

大宛傳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

陳子龍曰是時月氏遷於大夏實一國竝言之者或從人或從地也

按月氏雖臣大夏而居之月支王庭在媯水北大夏自在媯水南耳

游俠列傳

游俠傳近世延陵

徐廣註曰代郡亦有延陵縣裴駟引韓子所云延陵生爲証但未知是此人非耳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旣重游俠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旣入貨殖季札

獨不入游俠乎蘇軾云對子貢出子貢曰人貴顯亦
曰按子貢入貨殖以孔子之言為據吳札雖未嘗以俠
名然觀其歷聘諸國樂與其賢士大夫交還至徐解
劍掛徐君冢樹而去此其言必信已諾必誠心喜任
俠可知也故史遷以為游俠也蘇軾云此
太史公作游俠列傳與儒者比量輕重處極有斟酌
而班氏謂其退處士而進奸雄過矣

滑稽列傳

滑稽淳于髡傳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蘇軾云此大
按優孟楚莊王時人在淳于髡前百餘年此云後百
餘年未詳

